

社会学家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总第37辑 2010年第4辑

茶座

李向平

中国人亟须宗教学启蒙——从“李一现象”说起

于闽梅

《红楼梦》之闺阁政治（上）

梁 飞

“考碗族”大军与社会的敌人们

冯 雪

繁荣之下的荒芜——对“故乡沦陷”主题的文本分析

杨恒均

用公民社会对付“黑社会”

吴万伟编译

通货膨胀的道德危害



意义之网

人是这样一种生物,其行动言语都力图与某些特定的价值观相吻合,因此,就有了文化。从这一视角看,文化是社会行动的产物,而追求意义则是人的永恒渴求。马克斯·韦伯曾就此写道,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而文化则是这一网上的纽结。

然而在人类以行动追求意义的社会世界里,却充满了吊诡与变幻。当新教徒关闭了身后修道院的大门,高唱着哈里路亚,大步穿越浮华之世走向天国的时候,何曾想到这是引领人们走进资本主义的机械化宇宙,一个社会建制之网。原本是前一代人孜孜以求的意义所在,到头来却成了后一代人无法摆脱的宿命。韦伯夫人玛丽安娜称之为“观念的悲剧”,其实,这也往往是人类意义追求的悲剧。“行动者或多或少以单一的方式指向的最初意义被完全遗忘,或者因意义的变化而消失。”(韦伯语)

西方文明对于意义的刻意追寻,催生出了一种理性化的大趋势。而这一理性化的过程本身,却又让世界去魅,使文化贫乏,显露给社会一付意义干涸的面相。这让韦伯对于人类文明的前景悲欣交集。

面对这一意义世界的吊诡,早于韦伯百年的清道光年间,中土一位署名脱士的文人,尽管未必像韦伯那样能将时代面容肃杀尽收眼底,但也看到了流连于意义之网上的人生这一尴尬处境,这并未让他驻足徘徊,他说

嗟哉!古今是非曲折名实之数,果且有定哉!使天下是非曲折名实,若高山之与深溪,白垩与黑漆,了然明白,则天地亦觉不韵,人生其间亦将如草木虫鱼,乘气俯仰,而无从与其搏挽乾坤,掀翻宇宙之力,致令天下无学问、无文章、无事业,成何世界!惟是是者非之,直者曲之,有其名者不必有其实,有其实者又不必有其名,而后得以一身主持于中,学问、文章、事业相逼而成,此正吾人之生趣,而造化小儿亦无从与力焉者也。

在他看来,面对社会世界的纷纭繁复,意义之网的吊诡变幻,恰正需要人们以一种士大夫的坦荡精神来对待之

然则名实颠倒之中,而学问通,而文章出,而事业起,兹焉在矣。故与其俯仰于天地,毋宁从颠倒场中撑持一番,断不为造化小儿所弄,而又何虑夫泄愤嫁祸,糊心眯目者哉!(脱士《四声猿·叙》)

王 焱

2010年10月15日

目 录

卷首语 | FOREWORD

001 王 焱 意义之网

随 笔 | ESSAYS

- 004 李静睿 茶餐厅之爱
008 汤 军 上班的感觉：庸常性
011 余建华 当西医遇见中医
015 王建军 天才不死，文字不朽
019 陈蓉霞 悲剧背后的大脑运作机制

聚 焦 | PERSPECTIVES

意义的失落与重建

- 022 成 庆 人生意义如何重建
028 郑庆杰 生命的选择与担当
033 陈 纳 范丽珠 身体的宗教文化意义
040 柳延延 艺术是生命的自救

学术圈 | ACADEMICAL CIRCLES

- 043 李向平 中国人亟须宗教学启蒙——从“李一现象”谈起
053 于闽梅 《红楼梦》之闺阁政治(上)
060 程映虹 从周口店遗址说到人类进化史
064 薛 涌 尼德兰与现代国家的诞生(财经史话之三)

社会思想 | SOCIAL THOUGHT

- 071 周 濂 差异性与相对主义：评彼得·温奇的社会研究观

世 相 | MASSES

- 081 杨恒均 用公民社会对付“黑社会”
086 陈晓平 菲律宾的劫持血案及其他

社 会 | SOCIETY

- 091 陈晓律 官员财产公示的含义
098 梁 飞 “考碗族”大军与社会的敌人们
107 冯 雪 繁盛之下的荒芜——对“故乡沦陷”主题的文本分析
113 吴万伟编译 通货膨胀的道德危害
119 夏 树 石马镇农村义务教育状况的调查

文 化 | CULTURE

- 127 张宗子 通向更黑暗的杀场——回看《教父》
134 余凤高 宗教迷狂:传奇与现实(疾病的社会史之十三)
140 韦明铤 毛惜惜(扬州美女杂写之二)

阅 读 | READING

- 145 金观涛 市场经济的畸变
149 张小军 中山先生论房地产

资 讯 | INFORMATION

◇需要培养“战略知识分子”◇中外税收与福利对比◇传说中的上海七大主流阶层◇以“江湖”解读中国◇公民社会的艰难成长◇从象棋的对比看中西文化的异同◇想要统治世界的女人◇约瑟夫·奈谈中美关系

- 159 2010年《社会学家茶座》目录

封二 影片《教父》剧照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项目负责人 王海玲 执行主编助理 王 萍
责任编辑 王海玲 马 洁
装帧设计 王世强 张丽娜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006
E-mail: chazuo_shehui@hotmail.com
wanghl0501@126.com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1
邮发代号 24-1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家茶座.第37辑/张立升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209-05538-3
I.社... II.张... III.社会学—文集 IV.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8032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16开本(172×232毫米) 10印张 160千字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14.00元

茶餐厅之爱

李静睿

一直拖到最近才看了岸西的新片《月满轩尼诗》，因为坚持要等到粤语版本。意料之中的奶茶、咖啡、蛋挞以及菠萝包，付账的时候从钱包夹层里拿出很多钢镚儿，茶餐厅里虽然嘈杂，但要是坐到沙发卡座也可以安安静静看侦探小说，门外的轩尼诗道有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张学友在剧中说，有时候早上睡不着了，听到电车的叮当声，又能翻过身去好好睡一觉。汤唯穿着浅绿色的T恤和墨绿色的开衫，毫无式样的布裙子下面露出不那么细的小腿，光脚穿平跟鞋，披肩发放下来的时候微微发卷，刘海儿让人感到怦然心动的温柔，笑起来像个孩子般合不拢嘴，所以被人看到有一颗蛀牙。张学友问他永远打扮得精致得体、一丝不苟的前女友张可颐，你能不能张开嘴笑一笑，张可颐漫不经心地回答，那多难看。

电影里，张学友和汤唯永远约在茶餐厅里，隔着一张简陋的桌子讨论杀来杀去的小说；和张可颐则是去看不清楚装修的高级餐厅，张可颐穿着微微露背的小礼服，两个人的距离在水晶玻璃的映衬下显得无限遥远。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岸西最得意的海报上那块小黑板，写着电影里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印度大叔的台词：“净饮双计，齐坐三计，相睇四计，谈情五计，开交六计。”岸西说自己选择茶餐厅发生《月满轩尼诗》的一切，是因为“爱情是要发生在最不提防的地方”。

有些更简陋的茶餐厅甚至没有沙发卡座，只有油晃晃的桌面和硬邦邦的凳子，桌子和桌子之间几乎没有间隙，很热很热之后才会打开空调，厨师们就在近在咫尺的地方用火火爆炒牛河，热气毫无延迟地传过来，不管吃什么都片刻之间满头大汗。什么饮料都加柠檬，柠乐、柠水、柠七，柠檬茶在长长的玻璃杯

李静睿：媒体工作者。



《月满轩尼诗》剧照

里塞了小半杯柠檬片,你要用吸管费力捣啊捣,柠檬的味道才会浓郁地透过冰块传出来。

香港作家马家辉说,如果要很简单地描述香港文化,那就是茶餐厅,因为这里既可以吃到三明治和牛排,也能找到白粥和馄饨面。《麦兜故事》里春田花花幼稚园下面就是校长兼职开的茶餐厅,电影里最著名的“鱼丸粗面”的对话正是发生在此。麦家碧的办公室里专门设计了一间茶餐厅,跟所有茶餐厅一样装着吊扇,甚至后来麦兜的创作人和香港小交响乐团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也名为“麦兜茶餐厅嘉年华”。

这样的典故几乎数不胜数。金庸当年在做《明报》的时候,每天去附近的茶餐厅喝咖啡,认识了16岁的美丽女侍应林怡乐。金庸给她10元小费,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林怡乐以文人赚钱相当辛苦为名坚拒,二人由此结缘。没多久,金庸与第二任妻子朱玫离婚,金庸后来说,爱情“好似吸毒,你明知那是不好的,但又抗拒不了引诱,又吸了”。

另一个香港文化的标杆性人物王家卫也钟爱茶餐厅,《阿飞正传》中的白宫冰室,《2046》有金雀餐厅,满溢后来用到几乎滥情的浓浓怀旧味,从旧式的挂墙钟到慢悠悠旋转的吊扇,西餐厅的矜持和茶餐厅的热烈天衣无缝地汇合。王家卫自己也经常去金雀吃饭,里面甚至专门有一款套餐名为“2046”,售价204.6港币。

茶餐厅就像一个散落各地的重庆大厦,只是前者纯本土,后者国际化。在电

影《重庆森林》里，一头金发的林青霞和失恋便衣探员金城武在重庆大厦擦身而过，六个小时后，他爱上了她。重庆大厦里大概有全香港最便宜的宾馆，但是从这里走出去不远，就是著名的半岛酒店——一个甚至拥有劳斯莱斯车队和直升机的世界一流酒店，最普通的客房价格超过 4000 港币。这一切宛如马克·吐温小说《王子与贫儿》中的情节，奢华与破败之间不过一线之差。

重庆大厦里弥漫的咖喱味来自各个角落，每一家都号称自己是“咖喱王”，每一家都货真价实，并且有明星的合影证明美味。非洲商人们则扛着香蕉来香港，因为他们无法适应这里的食物，用火烤过的香蕉和土豆、西红柿，以及一点点咸鱼是他们最爱的晚餐。半夜 12 点，晚归的住客和准备打烊的生意人坐在小吃店外简陋的矮凳上，一个牛肉馅饼不过几元港币。大厦中卖劣质皮箱的马来西亚人说着标准的粤语，“台湾酒店”的老板其实是个上海人，一切矛盾都在这里显现出微妙的平衡，就像每一家拥挤的茶餐厅。

在数不清的香港电影和连续剧里，茶餐厅里挤满了古惑仔、师奶、落寞的失业男人以及职业不明的女人，他们喝一模一样的丝袜奶茶，吃麦兜最爱的“香港一蛋挞”。港剧中的白领精英们当然不会来这里约会，他们的白天属于中环，夜晚属于兰桂坊，喝醉的时候去维多利亚港互诉衷肠，但他们总会有在茶餐厅里点猪扒包的父母、三姑或者小学同学，基本只说英语的精英们穿着阿玛尼的西装经过茶餐厅，要是遇到熟人照样得进来吃碗鱼蛋粉，加很多辣酱。

这里是香港的“地气”，最微小的活动都会被解读阐释。SARS 肆虐的时候，旺角某家茶餐厅老板受陈可辛电影《金鸡》的启发，把一般 20 块一碗的河粉降价到 10 块，被媒体称为“壮举”。连曾荫权都要在就职一周年的演说上说：“当大家见到我在茶餐厅吃牛腩面时，不要心里怀疑‘这个是否就是煲呔曾’？”媒体后来果然拍到他去了茶餐厅，不过不是吃牛腩面，而是喝了一杯金牌奶茶。所以李碧华要感慨，茶餐厅可以“相睇、讲数、劈友、约会、拍拖、过文定、分手、箍煲、蛇王、吹水”。她写过自己在茶餐厅里听到两个“二奶”的对话，也许在这样对话的边上，就上演着《月满轩尼诗》一样的爱情故事。

对于香港来说，茶餐厅几乎成为一切解读的入口。黄子平在《香港短篇小说选 2002—2003·序》中称其为“阅读香港后殖民都市空间的重要地标”，因为当年的小说中这一意象反复出现，陈冠中的作品更直接命名为《金都茶餐厅》，

作为他《香港三部曲》的最后一篇,也是黄子平认为“这一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篇”。

小说用粤语写成,开头与结尾重复,“正门向美丽都大厦,后门傍仙乐都夜总会(最近一直内部装修暂停营业),左边维多利亚时钟酒店(前伊顿英文补习夜校),右转角马会(前皇家赛马会)场外投注站,拐个弯系重庆森林,行两步到汇丰银行”,黄子平认为这样的罗列是“不经意地将前殖民者的皇家辉煌与本土的市井粗鄙并置”。实质上香港的混搭气质无处不在,茶餐厅正是其最好证明:咖啡加奶茶叫“鸳鸯”,好立克加阿华田是“黑白鸳鸯”,感冒了可以喝柠乐煲姜,喉咙痛的时候有咸柠七,这是咸柑橘、柠檬再加上七喜,怪不得陈冠中要在小说中说:“如果茶餐厅都死,香港真系玩完。”

餐厅之于香港,大抵相当于茶馆之于成都,只是身处中国大陆,茶馆更多作为生活和文化的地标存在,它作为政治以及社会层面的地标意义正在被消解。一直关注老茶馆文化的王笛在谈及自己的新书《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1900—1950》时说,从茶馆这个窗口可以看到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公共空间的使用与国家权力相互博弈的整个过程。在书的结尾,他想象自己回到1950年的成都,对茶客和茶馆们说,将要写一本以他们为主角的书。但在结尾的结尾,他还是忍不住哀叹:“他们和这个城市一起,已经踏入虽然轰轰烈烈但是已不再属于茶馆和茶客们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空间将不复存在,人们到哪里去寻回老成都和老茶馆的旧梦?”

还好,这个问题香港人无须自问。

上班的感觉：庸常性

汤 军

每天清晨，滚滚的红尘。大巴、地铁、的士，运输着一队队的人马自外向内地进入到城市的办公区。上班是慢性自杀，但人们乐此不疲。为啥？就因为喜欢这社会的节奏，而在家待着是感受不到的。

每天的报纸都是新的，因而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废报纸。由此可见，那些不是或不可能常变常新的东东反而可以长久下去。当我们每天穿行在幽深的地铁隧道里，游走在熟悉的大街小巷中，就能体会到这个可以长久下去的东东——庸常性。

人在庸常性当中待着，会有三种感觉：

一是世俗感。想那人潮汹涌，人味儿纵横，到处都是人间奇迹——粉丝圈。人一多，达到了一个量值，就一定会出现明星与偶像崇拜。明星与偶像，可说是达到了世俗的顶点。而世俗感，也就是庸常性的空间坐标值。明星与偶像，正居于空间坐标的最高值上。

二是安全感。人人皆如此，我何独清浊。君不见，那小鱼是如何躲避鲨鱼的袭击的么。就是那么一大群，来回地游转，晃得鲨鱼无处下嘴了。因而，随大流还是很有安全感的。不出头，至少噩运是以极大分母的概率降临的，从而大家的风险一样地小。而当官可以获得更全面的信息，也会得到更多的社会保护。不然，何以在新疆克拉玛依大火时会造出让领导先走这样的名言呢？安全感，一定是历时的，是在一个时间段范围内才能感知到的。于是，官员就坐上了庸常性时间坐标的高值范围。

而这第三，就是满足感。人生在世，或如草木一秋，又似白驹过隙。长长短短，一会儿是家长里短的长短，一会儿是长短句的长短。一切儿时的梦想、愤青

时代的追求、青春期的理想,最后都化为了瞬间的满足感。犹如冰山化作涓涓溪水,最后流作了嘴边的哈喇子,这是精神能量的感召。而富豪作为顶级的成功人士,正是这精神坐标值的最大。

明星、大官、富豪,是上班族在地铁大巴的土上、办公室会议室财务室里、电梯间楼梯间洗手间中常作的三个白日梦。

在庸常性的想象里,绝不会出现那些特立独行的人物,如:水泊梁山的造反英雄,把牢底坐穿的李敖,在草地上冥思的爱因斯坦,把遗产全部捐出的维特根斯坦,一边吻燕妮一边玩股票的马克思,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及其后继者,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当然,李小龙还是可以向往一下的。这些偏离了庸常性之时空精神坐标系的想象都是要不得和不可能的,因而想也没有、不如不想,不如想些更实际的、更容易逼近的。

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艺术正适合了这一庸常性的社会氛围。在空间坐标上,出现了一位古代明星唐伯虎(来自其作品《唐伯虎点秋香》)。唐伯虎不再是传说中的那个,而是更市侩、更猥琐也更有智慧。在时间坐标上,出现了《九品芝麻官》里的九品芝麻官。他嬉皮笑脸,没心没肺,却能做包拯都做不来的事情。在精神坐标上,则是《大话西游》里的至尊宝。当他抛开凡俗的三世爱情、自愿带上那个紧箍时,就达到了庸常性的顶点。正是有了庸常性三维(时间、空间、精神)坐标系的支撑,周氏电影才风靡于世,长盛不衰。

若从庸常性的艺术想象回转到现实的物质世界里,则在空间上就是一座大房子,并细分为卧室、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以便使这个空间更有意味、滋味和品位。那么,这样的世俗感何以能达到明星的感觉呢?这就必须要对空间多媒体化,挂上大幅照片,串上高保真音响,打开液晶电视,于是明星们就呼之欲出并与此空间的主人同呼吸了。

在时间上,庸常性的物质形式就是一辆可以飙行千里的跑车。它马力十足,胃动力百倍,以奢华的内部装饰装饰出时间性的指标,如方向盘、仪表、音响,都是与时间赛跑的关键。此外,迷幻的车灯可以穿透时间的迷障,流线的设计是为显现出时间的模样。如果说房子是用人生的密度来超越人生的长度,那么此时此刻,这辆跑车则是在用人生的速度来超越人生的长度了。

而精神上的现实,就是一所别具风格的私人会所、俱乐部、夜总会。这里有





《大话西游》中的至尊宝

人间的极乐,无非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钱来得容易,必花得也大方,为刺激内需贡献不少。情欲稍微修饰,就被贡献于客人的眼前,带着些许的狐臭和迷人的香气。所有节目都是情欲的变种,并无多少新鲜。但这里还是游人如织、门槛踏破,那是因为这里是现实社会最后的、最大的、最迷幻的一个物质堡垒了。

在艺术与物质现实之间,还有一个转换场所,就是剧场。剧场具备了上述各类场所与事物的共通之处,亦真亦幻,亦虚拟亦现实。买票(现实)——>观看(虚拟)——>退场(现实)——>谈论(虚拟),如此循环下去。剧场给予庸常性最高的礼遇,于是就有了小剧场话剧的出现和繁荣。

剧场不仅是艺术与现实的结合,还是时空精神坐标系的幻化。它呈现艺术,本身又是一个现实的场。而这个场不是普通的足球场、运动场、广场、商场(这些场里只有时空),而是类似情场的那种,却比情场更有精神的高度。从这样的精神高度返回到门口倒票的“黄牛党”,正是庸常性张力弹射出的最远射程。

当西医遇见中医

余建华

前不久,在学校旁边的一家书店闲逛时,发现有一本书很有意思。书名叫《当中医遇上西医:历史与省思》,作者是一位香港学者。当时认为它所探讨的话题比较有趣,于是就把它买了回来并仔细拜读。读完之后,颇受启发。

中医和西医虽各有其本源,但并不完全相左。早在17世纪以前,中医和西医的一些发现与发明就有相通之处。只是到了欧洲文艺复兴前后,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西医逐步剥落古典医学的哲学思辨部分,代之以实证的、客观的科学方法。中医则从《黄帝内经》至今,一直不曾放弃思辨哲学与临床医学的双线并行。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医和西医开始分道扬镳。之后,西医疗史几个世纪的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医学模式。而中医的发展则要缓慢得多。到了近现代,原属中医的范围也逐渐为西医所吞噬,甚至有人提出,中医要发展,唯有向西医的学术标准看齐。时至今日,在中国境内,无论是从业人数还是医疗机构的数量,西医都要远胜于中医。在西医的强大压力面前,有人担心,若非国家政策支持,中医甚至有被淘汰的可能。

其实,中医也好,西医也罢,它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治病救人。只是在实现这一目标时,各自所走的道路不同而已。西医奉行科学化的道路,强调客观证据,信服精密的方法。而中医则把阴阳五行等思辨哲学和临床医学糅合在一起。相对于西医的科学严谨来说,中医显得过于抽象,甚至有些玄乎。例如,中医的阴阳五行说就缺乏其对应的生理基础。故此,有人提出要废黜中医,全面学习西医,甚至在前段时间,这股要求废弃中医的思潮还很热烈。但问题在于,即便我们全面推翻中医的阴阳五行说,也无法否认针灸、拔火罐等中医疗法在医疗中的作用,中医依然有其存在的基础。事实上,中医的生存空间虽受到西

余建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社会学
茶座



医的全面挤压,但它仍旧顽强地存在着。况且,相遇后的中医和西医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而是相互借鉴。例如,西医里的康复医学、麻醉学就接受了针灸学的“针刺疗法”,中成药的炮制现在则模仿了西药的制药工艺。

当然,我并无意于为中医辩护,也无意于阐述中西医发展史,我所关注的问题是,世界上是否只能有唯一一种医学模式呢?中西医的发展史已告诉我们,医学发展模式其实可以是多元的。西医虽已成为当代主流,但中医等“另类医学”也必有其生存空间。在治病救人这一总目标的指导下,中医和西医的差别只不过是实现的途径、理解的方式不同而已。它们之间并非要你死要么我亡的关系,它们可以共存于这个世上,甚至还可以中西医结合。

由中医和西医的相遇,我想起了 2009 年所经历的一件事。那是“五一”期间,我从南京出发,坐汽车去皖北的一个县城。当时车上坐的大部分乘客都是这个县的人,少数像我这样去办事或是中途要下车的。由于当时的天气已比较炎热,车子从南京开出不久,车上的空调就打开了。但是这辆车的车况并不太好,车子的后半部分由于发动机的原因,显得要热些,再加上空调属于关掉又不行、打开效果又不明显的那种,一车乘客就这样在闷热中随车晃晃荡荡地走着。车行了大约 $1/3$ 的路程,车后的一位女乘客 A 可能实在受不了了,起身把车顶的天窗打开,要透透气。由于打开天窗直接影响到整车的制冷,于是司机要求 A 赶快把窗子关上,否则空调就白开了。A 也不示弱,说:“我买了票就有权享受车上的服务,现在车上空调效果太差,难道要把我闷死不成?”A 的话引来了前排就座的女乘客 B 的反对。B 说:“我们老家到南京的车就这一辆,你有钱你去坐好车呀,都是一家人,你也得考虑考虑别人呀,不要太自私。”A 回应道:“难道我要求我的权利错了吗?”B 说:“家里人就将就点,斤斤计较干吗?你这不是自私又是什么?车上其他人都受得了,就你千金小姐?”A 和 B 两人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针锋相对,火气也越来越大,若不是旁人及时相劝,两人差点直接干上了。

在这件事中,我想,安全、舒适地到达目的地应该是每一位乘客的心愿,也是他们一致的要求,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只是出在如何理解上。乘客 A 不断强调权利、义务,强调规章制度的重要性;而乘客 B 则强调情的重要性,要求能忍就忍,要为集体作出牺牲。乘客 A 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受现代文化影响的结果,因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规章制度的重要,强调地位、角

色的扮演,注重个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乘客B的行为则可以理解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要多一些,因为乘客B从“小家”推演到了“大家”,把整车回去的人都看做是一家人,由此而强调情和理解的重要性,这正符合了传统文化的特征。针对中国人这种家的观念,费孝通曾有过精彩的描述。他说:“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很显然,在乘客B看来,大家既然同回一个地方,那就是老乡,也就是一家人,这正符合了中国人的“大家”观念。因此,乘客A和乘客B的整个争执过程,也可以看做是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一次相遇。当然,说是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一次碰撞,很可能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传统文化终将消失,现代文化必将取而代之。实质上,在我看来,这两者也并非水火不相容,它们也可以并存于世上,甚至相互借鉴。现代文化可以吸收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传统文化也可以进行适当的改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形势的要求。

如果说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可以同时并存并相互借鉴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理解当前的一些争论就会容易得多。在这些争论中,其中之一就是关于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熟人社会主要由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所构成,它产生于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陌生人社会的产生则与现代化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陌生人社会中,强调社会分工,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一种观点认为,熟人社会中,人们喜欢讲亲情、拉关系、搞官官相护,使得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因此,中国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必须清除熟人社会中的运行机制,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迈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熟人社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种完完全全不讲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社会是可怕的,也并没有到来。

在这场关于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讨论中,可以发现,其核心问题是,熟人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到底是否会阻碍现代化的发展。陌生人社会强调制度的重要,熟人社会讲究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如果我们用一元论来看待这两者的话,那么,结果只能是,要么陌生人社会取代熟人社会,要么熟人社会依旧存在,陌生人社会不会到来。但实质上,如果我们放弃

这种一元论的看法,那会得出另一种结论。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本身并无什么好坏之分,只是人们把它运用到不同的场合时,才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对我国而言,无论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人民生活幸福,国家富强无疑是政府和广大民众追求的目标。当前,我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但这种迈进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完全颠覆。现代社会的建立固然需要明确的规章制度,需要明确的社会分工,但它并不意味着对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全盘否定。因为以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也有其整合社会、维系人际间情感、保持社会稳定与协调的积极意义。因此,现代社会在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时,完全可以适当地发挥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积极作用,只要不让其干扰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内核——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制度完全可以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只要规范好各自的场域即可。

我们还可以看看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以往,曾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是发达国家的典型,中国属于落后国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唯有以西方为准则,全面向西方靠拢,亦步亦趋地走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道路。这实质上也犯了一元论的错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先发内源型”的现代化,而以德、俄等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则走的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路子,再加上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差别很大,这就决定了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不可能与先发内源型国家的现代化完全一致。诚然,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得出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人口众多,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且在近代多次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正如西医遇上中医,虽然西医占据了上风,但西医不可能消灭中医,中医也不能消灭西医,它们共同存在于一个舞台并相互借鉴一样,世上很多事情都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只要我们以一颗宽容的心去看待它们,这个世界可能会更加丰富多彩。

天才不死,文字不朽

王建军

最近看到胡风集团骨干、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阿垓写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一首词——《念奴娇》，深受触动，联想起一些相关的人和事，不胜欷歔感慨。先将此词抄录如下：

念奴娇·咏荆轲

轲今去矣，使悲歌为别，风寒天冻。
不杀秦皇当杀我，拔剑豪情骄纵。
太子人来，将军头存，肝胆吾侪重。
指心而誓，男儿不死何用？

慷慨纳器图中，褰裳殿上，谈笑兼人勇。
刀戟森森光不定，大步而前无恐。
气压千军，功亏一击，不中犹如中。
锋芒深著，秦庭震震摇动。

此词“慷慨激昂，气贯长虹，实为古今咏荆轲诗词中之杰作，非阿垓这种人写不出来，当年就很为胡风激赏”。由这首词勾起我对另一首更具才情的杰作的追索。

那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在北京人大附中（原北京第 172 中学）教书时的一段如烟往事。和我住宿舍对门的数学老师章雪藻给我一首诗，让我评价一下好坏。她是人大附中最优秀、教学效果最好的老师之一，是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的搞概率和信息论的著名数学家胡国定的女高足，因出身问题（旧职员），没能继续深造，堕入凡尘，改革开放后移居美国了。她的文学品味很高，但对诗词

王建军：工作于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还属外行。因为当时正值政治运动的高压，我们又都是受冲击之人，她嘱我千万不要将此诗外传。诗为自度散曲，名《废帝诀歌——拟载湉答珍妃》。我看完颇感震惊，问作者是谁？她说不知道。问从何而来？她说是她的高中语文老师抄给她的。再问她的语文老师，可非等闲之辈，他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国务总理潘复的公子——潘耀麟。

潘耀麟从小不好好上学，逃学听戏，大学都没毕业，但天赋超拔、才情恣肆，24岁时就以写郑成功的电影文学剧本《汉衣冠》获得1956年首届文化部和中國作协优秀电影剧本奖。后因胡风集团案，获刑多年，在山西挖煤，他的盖世才华就在黑暗的矿井中销蚀了。我当时猜想此诗定是出于他之手笔，并几遍就烂熟于心。这期间，我只给我的一个同学和挚友，现在也是著名诗人的欧阳雨龙看过，他也极为赞赏，反复吟诵，秘不示人。后来，他又给他父亲读过，其父是学养深厚的历史和古典文化教员，同样认为佳作难得。

潘耀麟服刑期满后，在山西运城落户。大约是1975年，借他回京探亲的机会，我让章老师带我去拜访他。他住在西直门的一片老宅中，原来毛家湾祖屋（后来的林彪故居）的辉煌已不在，但前朝贵胄的遗风和殷实还可以感觉到。他长相英俊，像苏联功勋演员邦达尔丘克，语速极快，但字体却极差。我借机问他《废帝诀歌》之事，他断然否认，说不是他写的。并说那不算好诗，还有更好的，于是，从怀里掏出一本显然是随身珍藏的、磨损了的暗黄色笔记本，翻开，一首首读给我听。古体诗是不能快读的，只能慢品，他的字体又极潦草难辨，所以，读了十几首，我都没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其中一首写闯王李自成的部将红娘子的词的后半阙：“刀入风，旗入风，如火如荼百丈虹，青丝挽住侬。”虽然也不错，但比起那首“拟载湉答珍妃”来，还是差远了。

后来再见到他，是在“文革”刚结束不久。他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在宿舍楼修改电影剧本，我和章老师又有机会去拜访他。他当时拿出一本厚厚的、字迹潦草的、正在改写的电影剧本手稿，名叫《剑胆琴心》，是写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以当时的政治氛围和这样的题目，我以为这种剧本很难通过审查。但又过了一两年，由华而实（潘耀麟笔名）编剧，陈凯歌之父陈怀皑导演，王心刚、张瑜主演的电影《知音》横空出世，红遍全国。之后，他又创作了戏曲艺术影片《智收姜维》，电影文学剧本《梅兰芳与程砚秋》、《赛金花绿皮书》，晋剧《红娘子》，京